



## 白 垚詩選 (1959-1969)

### 【導 讀】

白垚 (1934-)，本名劉國堅，出生於廣東省東莞縣道滘鄉。小學在出生地讀書，啟蒙於老式舊書塾，初中就讀廣州培正中學，高中就讀香港培正中學，大學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廿三歲前往剛剛建國的馬來亞，執編《學生周報》和《蕉風月刊》兩本刊物。居住在大馬廿四年期間，除了編輯與創作，尚活躍於當地表演藝術界，演出《雷雨》、《憩園》、《樑上君子》等舞臺劇，參演姚拓編劇之馬來亞首部中文電視劇《三個王老五》，並導演舞臺劇《清宮怨》。一九八一年舉家遷往美國休斯頓定居。二〇〇七年由大夢書房出版個人詩文總集《縷雲起於綠草》，將半個世紀的創作成果結集於一部擲地有聲的大書。

白垚是馬華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鋒，本輯所選的七首詩皆出自《縷雲起於綠草》，前三首〈麻河靜立〉(1959. 03. 06)、〈酋長之夜〉(1959. 04. 01)、〈鬼魂語〉(1959. 04. 03) 創作時間前後一個月，可以從中讀出白垚對現代詩意象的探索與實驗，他改變了在原來四行一段的工整形式，也改變了婉約、平順的抒情節奏，嘗試在詩句中產生更明顯的頓挫，緊縮語意，用壓縮性的敘述來安排意象，深化意旨，成為一首無法從字面上輕易讀懂的象徵主義詩歌，讓讀者去苦思靜立於麻河邊上的詩人究竟在想些什麼？

〈麻河靜立〉篇幅很短，詮釋空間卻十分遼闊。撿蚌的老婦

人，和岸上的詩人，在麻河畔各取所需，同時都成為麻河景致的一環，詩人沒有從婦人身上強行延伸出多餘的身世（或趁機反映苦難的現實），也沒有著重刻劃自己的處境（第八次在外過年），麻河靜立，似乎不一定要思考太深刻的東西，隱約中卻暗暗埋藏了一種無以名狀的心情，以及一些誘人深思的意象。這首詩的重點不在題旨，而在表現手法和敘述語言的變化。〈麻河靜立〉紀錄了白垚轉入現代主義的一個旅程碑，〈酋長之夜〉和〈鬼魂語〉在意象錘煉和語言節奏的掌握上，跟前者是一體的。這是白垚的第二期風格。另一首〈麻河渡〉（1960. 07. 01）則可讀出詩人第二次描寫麻河的內在變化，詩中洋溢著濃烈的浪漫主義色彩，詩人的真性情毫無遮掩地流露於字裡行間。〈千縷〉和〈那夜，在水湄〉是第三期風格，完全展現出白垚的婉約抒情風。到了〈那些舊事，無端的〉又一變，詩句特短，意味深長，頗有向古典詩詞靠攏的跡象。

鍾怡雯在〈遮蔽的抒情——馬華詩歌的浪漫主義傳統〉裡討論到白垚的詩作，她認為：現代主義重主觀表現、藝術想像，以及形式創新的特質，其實跟浪漫主義非常近似。浪漫主義強調情感和想像，艾布拉姆斯在論浪漫主義詩歌跟情緒的關係時特別指出：「想像力本身就足以表達最佳詩歌」，「浪漫主義批評家認為，與一般的描述相比，詩歌的不同之處在於它表現了充滿詩人情感的世界，而不是描繪了普遍性和典型性」，浪漫主義大將柯爾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把心靈視為內心深處的存在方式，只有通過時間和空間的象徵才能傳達出來，這點其實跟現代主義的重視象徵和隱喻的特點極為類似，如果現實主義是以反映或批判現實作為辨識點，現代和浪漫主義之間則有模糊難以分界之處。

鍾怡雯還強調：主義並非創作者的軌儀或依歸，以白垚而論，跟〈麻河靜立〉同期的詩風，在題材及手法上時有鄭愁予的風格。他擅長挪用古典意象，句式和情懷都頗為中國，〈長堤路〉、〈四月已逝〉、〈意象〉、〈來年的秋〉等皆是，與其說是現代主義，毋寧說承自浪漫主義——當然，那也是不自覺的——譬如寫愛情的〈永恆〉：「假如你要我為你寫一首新詩，／我寫宇宙的生命怎麼開始，／我寫不朽的太陽光輝照耀，／如何發亮，永恆的愛情終古不移。」引詩以永恆譬喻愛情，以太陽象徵愛情的溫暖和光芒，同時「表現」詩人對愛情的想像（永恆如太陽）和熱情。更典型的例子是跟〈麻河靜立〉詩名接近的〈麻河渡〉，全詩使用燈光、江流、輕愁、星斗等意象營造出感傷的情境，徐志摩似的句子「留不住那片雲彩的，／我說怕看你別時的揮手」，「回去小樓聽滿窗風雨，數一天星斗」都賦予此詩浪漫的情境。最後兩句「你會帶著祝福的心想念我嗎？美好的事總不能長久」，寫難分難捨的分手，以提問結束，把分手的原因歸咎於命定的安排。此詩具有強烈抒情性，跟〈麻河靜立〉對人生的冷靜叩問風格相去甚遠。

麻河靜立 (1959.03.06)

撿蚌的老婦人在石灘上走去  
不理會岸上的人  
如我 她笑  
    卻不屬於這世界

我愛此一日靜  
風在樹梢 風在水流  
我的手巾飄落了  
    再乘浪花歸去  
    一個迴旋

沒有誰在岸上 我也不在  
    這個世界不屬於我  
    那老婦人 那笑 那浪花  
第八次在外過年了  
    而時間不屬於我  
    日落了呢 就算元宵又如何

## 酋長之夜 (1959.04.01)

知是夜，知是太陽躍崖自盡了的  
黑魂所化，酋長  
你的吆喝聲呢？  
你的刀斧手呢？  
射不下天狼和犀牛星座  
你的鬚髮便焦慮而灰白了嗎？

夜依舊，狩獵期依舊  
咚咚的皮鼓聲依舊  
你的權威依舊不？  
我見到你出而欲語低泣  
——想念那段英雄的日子  
火場的舞與祭

今夜你的子民  
正在跳 calypso 與 cha cha cha

鬼魂語 (1959. 04. 03)

時節的雨 哭泣密密  
如夢 有人問來城郊的路  
再走在白霧中歸去  
而城郊的墳密密  
雨落著 日子打著白幡歸去了  
三月沒有消息了呢  
斷了清明路

雨仍落 橡實落下 椰子落下  
壓我 以霧  
壓我 以墳  
感覺重哉 腳步重哉 雨仍落  
墳頭的冥鏹不揚  
點燭的人遠去了  
憶及重九迢迢 而炊煙四起了  
我無食

## 麻河渡 (1960.07.01)

靜默中可聽見麻河的船聲，  
回首來時小徑已被夜色籠罩，  
轉過那棵綠楊就可見渡頭的燈光了，  
那一片寂寂的冷冷的江流，  
琴聲和笑語會隨渦漩遠去，  
遂有一份朦朧如秋霧的輕愁。

留不住那片雲彩的，  
我說怕看你別時的揮手，  
讓昔日的記憶寫在水上，  
我會很寂寞地過一個夏，又一個秋，  
飄泊的夢中請隨我來，  
回去小樓聽滿窗風雨，數一天星斗。

「再送我一程吧，」你的聲音很細，  
輕如夜色來時的溫柔，  
明月照出你的一眶清淚，  
萬泉奔湧向你的咽喉，  
「你會帶著祝福的心想念我嗎？  
美好的事總不能長久。」

千 縷 (1967.03.01)

雨落後不久，就黃昏了，  
就那麼輕輕地把髮垂下，  
覆著淡淡的容顏，  
凝視雨窗上的水流，  
想著，那幽幽小徑，  
濕了，沒有足跡深深。

風停、月沒、星火蒙著飛霜，  
假如夜深了，夜深如許，  
今夕何夕，沒有紅燭，  
幽幽的只剩下那小溪，  
在霜光裡，  
長髮垂下，垂下如那溪流。

為什麼要哭泣呢？  
當那前夜，前夜已遠，  
竟如茫茫煙水，黯黯星河，  
當雨過三更，無詩無夢，  
長髮竟飄然垂下，垂下，  
就那樣坐一個黃昏，一個長夜嗎？



## 那夜，在水湄（1967.03.15）

那夜在彎彎水湄，  
夜已經很深很深，  
一切都沒入那水波了，  
枕著水流，忘了琴聲，  
忘了長街內的庭院深深，  
忘了日子悠悠。

山高屬你，水深屬我，  
彎彎的是一水月光，  
翹聽更鼓緩落，  
閉睫的瞬間，  
多少星辰旋散，  
紅塵滌盡，在這一夕的柔涼。

風來，風去，淡淡斜飛，  
搖曳的不是水邊的綠楊，  
牽身在水流中，  
凝思水外，  
想那引路的小紅燈籠，  
思念是細又細長又長的了。

## 那些舊事，無端的 (1969.08.01)

錦瑟無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華年。

李商隱

[1]

離開了  
那山那水  
走不出那一抹藍  
靜靜地坐在那兒想  
將有多少個  
日午  
只有風輕輕地吹  
向你問一聲  
好

[2]

在籬邊  
菊早已開盡了  
翹首  
雲還是這樣淡  
好一個天。你說  
然後回去

焚一爐香  
又可以在小樓裡  
望一個下午了

[3]  
在椰子樹下  
想著島上的月  
淡淡的  
是那年那夜  
人早去了  
碎石子路上  
浸著的  
是留下的冰涼

[4]  
不該怨誰  
小園的風雨  
早過了那一列門牆  
空空地  
誰人讓步秋遷蕩著  
又那麼無聲地  
離去

[5]  
雨停了  
竹林下的小路

那麼泥濘  
你會不會提著燈來  
垂著長髮  
仰首叩我的窗  
輕輕地說  
來了

[6]

那些河  
那些樹  
好像很遙遠的了  
想著你的腰帶  
你的髮絲那麼地垂著  
在黃昏  
曳著那年的元宵

[7]

長廊背後  
是一列影樹  
你會在第幾株  
拿著書，等我  
像大四那年  
把校園的  
綠  
都繡上你的  
花衫

[8]

走過那片田畦  
黃菜花  
留住你的腳步  
讓你低頭想  
該不該  
和我下坡  
不為什麼的

[9]

車聲  
喧著橋上的燈柱  
一杯淡茶  
就可以啜盡  
東陵的黃昏  
長街上  
分不清是  
暮靄  
還是車塵

[10]

輕輕說了聲晚安  
你的身影  
沒入右岸的燈光  
斷橋下

水流著  
還有  
突然嘩起的  
蛙聲

[11]  
要寫信問你  
村邊的小河  
河上的  
風  
還是那樣拂著嗎  
假期早該來了  
那灣水  
水上的船  
船上的歌聲

[12]  
現在只是想  
河邊的蘆葦  
指向那一岸  
依著一灣水  
想那月光  
流向  
遠遠的，遠遠的  
山青

[13]

早晚的潮汐

喧嘩著

日升月沒

岩石在那裡

悄悄守著

一抹藍

不為什麼

